

# 通过叙事走出创伤

## ——梯姆·奥布莱恩九十年代后创作评析<sup>①</sup>

柳 晓

**内容提要:** 梯姆·奥布莱恩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但批评界主要关注他的早期创作,对他九十年代以后的作品涉及较少。此外,从创伤角度对其作品的研究又未能展示出另外一个重要的侧面,即作者试图通过系列创作与读者交流,从而走出个人创伤。本文在综合考察国内外批评界新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奥布莱恩的越战经历与他九十年代后的创作联系起来,以揭示文学叙事对于作者本人及相关人物走出创伤都具有重大作用。

**关键词:** 奥布莱恩 越战文学 创伤叙事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09)05-0068-07

近年来受文化研究中多元化、跨学科这一整体语境的影响,将文学研究与心灵创伤相结合这一思路已成为美国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趋势之一。关于创伤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与美国精神病研究学会对越战退伍老兵的创伤后紧张应急综合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辨识有关。对于创伤的理论性研究则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于美国,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揭示创伤所隐含的文化和伦理意义。朱迪思·赫尔曼的《创伤与恢复》以及凯西·卡鲁斯主持编写的《创伤:记忆的探询》等著作的面世使得创伤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也为文学和文化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人们意识到创伤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sup>②</sup>,并且开始运用创伤理论作为一面棱镜,来透视当代小说创作。本文从创伤与叙事的

关系出发,结合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作家梯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 1946— )的越战经历,对其九十年代以来的创作进行评析,从而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和了解这位在当代美国文坛占据独特地位的作家及其整体创作,同时也进一步证实叙事作品的创作在个体创伤化经历恢复中的重要性。

### 创伤与叙事

究竟什么是创伤,研究者在追溯创伤研究的起源时发现,“对于创伤的理解和认识始于对19世纪60年代英国铁路事故中幸存者

<sup>①</sup>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导师宁一中教授的悉心指导,叶舒宪教授为本文的初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鸣谢。

<sup>②</sup> 这可以从近几年来国外出现的专门研究创伤与小说创作之间关系的博士论文和著作中看出,笔者通过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 (UMI) 数据库进行随机检索,检索到一百余条相关记录。

的观察”。(Leys:4)此后,随着精神分析研究阵营的日渐扩大,很多杰出的科学家们也开始针对其他创伤性经历进行专门性研究。从最为宽泛的层面来讲,创伤的经历可以说是弗洛伊德早期研究和发现之关键所在,并且为其最早的精神分析模式奠定了基石。(Forster:260-85)弗洛伊德对创伤进行的描述中包含的“延宕”概念,即强调受伤者在往后的日子里对原初经历或记忆、印象的追踪,从而在时间上产生了一种断裂,这对当代创伤研究领域的专家比如赫尔曼和卡鲁斯等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卡鲁斯以美国精神分析学界对于 PTSD 症状的描述为基础,认为创伤描绘的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无法回避的经历。人们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闯入方式反复出现。”(Caruth,1996:11)这一定义目前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并广泛加以引用,它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研究中的创伤概念之间的共通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卡鲁斯等人研究之独特性在于,这一关于个体的复杂的精神分析概念被运用于研究人类历史上暴力事件的讲述,从而揭示其对于集体性进程的影响。卡鲁斯认为,创伤最为普遍、明显的表现主要是在战争中,只是这些症状被分别冠以不同的名称,如“炮弹休克症”、“弹震症”、“战斗疲劳症”、“创伤后紧张综合症”或“延迟压抑症”等。(Caruth,1995:1)有研究者指出,很多从两次大战中归来的男女士兵所表现出的症状,实际上就是我们现今界定创伤的依据。(Macarthur:4)在美国,一直到越南战争爆发以后人们才开始关注这一曾经被他们所忽略的问题,而这一切又与越战老兵有着极大的关联。

对于创伤给幸存者所造成的影响,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与贝塞尔等人发现:受伤的个体在创伤性事件之后一般需要经历如下过程:一、回到该事件之中,并设法将各种碎片整合起来以获得对于该事件的理解;二、将这一经历糅合到现时该个体对于

世界的理解之中,尽管这一理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用一种叙事语言将该经历描述出来。(Caruth,1995:137)叙事的建构与创伤的治疗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著名心理学家乔纳森·肖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肖认为:“从创伤中恢复取决于将创伤公开讲述出来,亦即能够将创伤实实在在地向某位/些值得信赖的听众讲述出来,然后,这一/些听众又能够真实地将这一事件向他人再次讲述。”(Shay:4)正是这种讲述的需要,从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大量伤者证词的出现。很多受到各种创伤的人都是将创伤的情形和后果通过叙述语言讲述出来,以获得一种宣泄,它是一种对创伤的治疗能够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交流方式。与此同时,这一需要也成了很多当代小说产生的重要源泉之一,正如凯思琳·L·麦克阿瑟所言,创伤小说“既是一种表现创伤性重负的方式,也是努力释放这种重负或者说对这一事件进行掌握和控制的方式”。(Macarthur:11)

将作家的创伤化经历与文学创作相关联,这在卡利·塔尔的研究中得以体现。塔尔将越战写作与其他个人创伤联系起来,认为创伤文学作品有三个共同点:“创伤的经历、提供见证的欲望以及一种群体感”。(Tal,1991:217-18)她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批评家的认同,被认为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Heberle:226)这也为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当代美国文学、尤其是越战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 越战经历与奥布莱恩的创伤叙事

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梯姆·奥布莱恩以越战老兵的身份在美国文坛中发出了独特的声音。1978年他创作的《追寻卡西奥托》(*Going After Cacciato*)在第二年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也由此确定了他作为一位重要的越战小说家和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之一的地位。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奥布莱恩又创作了六部作品,并且获得

多种奖项,包括法国声誉最高的最佳外国图书奖、美国芝加哥论坛的中心奖、美国历史家协会的詹·芬·库珀奖等等。越战题材贯穿了奥布莱恩的整个创作,但尽管如此,奥布莱恩却拒绝被称为“战争小说家”,而且这一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因此,马克·赫尔伯利认为用“创伤艺术家”来称呼奥布莱恩实际上更为贴切、中肯。(Heberle: xix)

对于奥布莱恩和众多的美国越战老兵来说,“施暴者和受害者”这一混同的身份在他们心理和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但正如赫尔伯利所言,越战中的创伤较之其他创伤的不同点在于,它不单纯是关于无辜受害者的一种状况。参战前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看法、战争中这些士兵对无辜百姓的杀戮、战败的结果以及美国国内民众对于这场战争所持的态度等事实,使得越战老兵的创伤经历格外的复杂化。此外,这种创伤还不仅仅是对个体的一种侵害,它也是一群生死与共的人共同的忧伤和恐惧的经历。(Farrel: 22)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越战创伤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与这场战争相关联的各种最为明显、也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之一就是:它使得相当一部分亲自参与了这场战争的美国人开始了写作生涯。菲利普·杰逊曾提到,二战和越战之间美国的教育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越战后涌现出大批文学作品的主要原因之一。(Jason, 2002: 8)但事实上,如果将上述提及的创伤理论家的观点与越战老兵的特殊经历联系起来考虑,不难发现大量的越战文学作品的出现与其创作主体力图通过叙事从而走出创伤这一初衷是不可分离的。如果说,通过叙事作品的创作交流力图摆脱战争创伤是奥布莱恩和很多其他越战作家的共同之处的话,那么奥布莱恩的独特性在于,越战题材贯穿了其创作始终。他不止是简单地复制或回忆其自身经历,而是把创伤变成了他进一步创作的资源,其作品中想象性的

重构既取代又详述了他有可能经历的一切。他在不同的作品中对一些经历进行重新想象和改写,这本身就表现了一种创伤式的侵入和重复,也由此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伤艺术。赫尔伯利详细地分析了奥布莱恩的写作是如何模仿了回避、侵扰和高度警觉等创伤后紧张应急综合症的各种特点,并以此来表现创伤经历的特征。(Heberle: 16-23)可以说,奥布莱恩的作品既形象地表现了创伤,同时又成为那些创伤性经历的症候。

赫尔伯利是将奥布莱恩创伤化表现置于整个美国创伤后文化这一大背景下进行思考,他虽然全面考察了作家本人的个体经历与其整体创作之间的关联,也考虑到了越战这一美国在20世纪历史中的重大创伤性事件对于包括奥布莱恩在内的越战老兵这一独特群体的深刻影响;但是他恰恰没有关注到这位创伤化作家通过系列叙事作品的创作与读者进行交流,从而力图从这一经历中得到恢复的创作特征。事实上,尽管奥布莱恩本人在回忆录《假如我在战区中死去》(1973)里曾一度否认战争对他造成的影响,但是在他后来的创作、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的创作中,他越来越关注这种经历,并且还明确提到“写作行为本身让我自己从一系列回忆的漩涡中走出来,否则的话我很可能最终也会崩溃甚至更为糟糕”。(O'Brien, 1990: 158)这似乎也证实了卡利·塔尔的论断:“幸存者文学往往倾向于在创伤化经历过后至少十多年才开始出现。”(Tal, 1996: 125)我们有必要对奥布莱恩九十年代以后的四部作品进行简要评析,从而揭示叙事创作与奥布莱恩创伤化经历之恢复这二者之间的关联。

## 通过叙事走出创伤:

### 奥布莱恩九十年代后作品分析

#### 一、个人创伤叙事:《他们携带之物品》

奥布莱恩的短篇作品集《他们携带之物品》自1990年出版以后就引起了批评界的极大关注,也得到了高度评价,甚至被认为是奥

布莱恩越战小说中最为出色的。(Ringnalda, 108)因其对于战争创伤的出色表现,这一作品还受到了心理健康方面的专家的重视,分别成为乔纳森·肖《越战中的阿克琉斯:战争创伤和人物的毁灭》和朱蒂斯·赫尔曼《创伤与恢复》中所收录的唯一反映越战创伤的叙事作品。

与其前期作品相比,这一作品集的最大特征是其文类的复杂性和叙述方式的独特性。它既包括短篇故事,也包括回忆录似的随笔和片段,整部作品的叙事基本上是由与作者同名的人物叙述者以回忆的方式讲述他和战友们在越战中的经历。这位叙述者与真实作者奥布莱恩之间既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少明显虚构的成分。此外,不同于奥布莱恩的前期作品,这部作品集中的叙述者主要以回忆的方式向受述者讲述自己在越战中遭受的各种内心创伤,在整个讲述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叙述者的很多创伤化特征。比如在很多相互联系的故事、回忆录和随笔中,有不少细节、场景都反复出现,这种反复实际上表现的是过去创伤化经历的不断侵扰。另外,叙述者的创伤化还体现在作品中语言运用的非逻辑性上:他往往是先详细摆出事实,接着又对这些事实进行质疑;或先对读者讲述故事,接着声明这些故事是否实际发生过,然后又说它们或许已经发生过,这几乎成了贯穿整个故事的一种主导话语模式。我们认为,这在表现叙述者创伤化讲述的同时,似乎也体现了创伤文学的一个根本性矛盾,即“创伤化经历之交流的不可能性”。(Tal, 1991: 218)但是从这种“不可能”的、创伤化的讲述交流中,我们依然可以了解到人物叙述者的系列创伤叙事之源,即他参与了一场自己所反对的战争、目睹了身边战友的死亡、了解了战后老兵的现状。

事实上,人物叙述者讲述的一切与真实作者的经历存在很大的关联。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叙述者之口,作家奥布莱恩承认他时常有一种负罪感,仍然在写作关于战争的故

事。尽管战争发生在二十多年以前,但是回忆仍然能把它带到现在。有时候回忆就会产生一个故事,它又使得回忆成为永恒,那就是故事的目的。(O'Brien, 1990: 34-38)在讲述这些故事的过程中,真实作家和人物叙述者一样,似乎发现了讲述本身所具有的治疗效果。但叙述者“努力通过故事来拯救自己”这一语气,似乎也暗含着作家对于这一努力究竟会产生多大的改变并无十足的把握。这一点在奥布莱恩四年以后创作的《林中之湖》里得到了印证,它表明力图通过故事讲述来理清自己的思路从而走出个人创伤之艰难。

## 二、个人创伤与民族暴力叙事:《林中之湖》

1994年出版的《林中之湖》当年就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该年度最佳小说,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小说中的主人公约翰·韦德是一位青云直上的政治明星,在参议员竞选大战中由于被指控曾参与了越南的美莱惨案,使得本来稳操胜券的他一败涂地。几天以后,他和妻子凯西来到明尼苏达州一个僻静的湖边小木屋度假,到达湖畔的第七天凯西突然失踪。警方在经过严密搜查但未得到任何线索之后,将怀疑指向了韦德。

在结构安排上,《林中之湖》比其他作品都更精细、奇特。全书三十一个章节被分为四个相对独立但又交替出现的部分,实际上包含的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叙述层面。一个是故事外叙述者对韦德创伤故事的叙述,应属于嵌套叙述层面。从韦德关于美莱惨案以及凯西失踪前夜所发生的一切的回忆中,我们发现作者实际上是将关于韦德个人创伤与失忆的叙事延伸为一个关于集体暴行和民族失记的讲述。另一个叙述层面是叙述者以作者的身份设法揭开韦德一案之谜,这属于为嵌套叙述提供背景的框架叙述。这两个层面的叙事实际上涉及到对创伤的两种不同的态度。(柳晓等, 56-63)如果说嵌套叙事中作者将韦德个人创伤与健忘的叙事延伸到了整个民族关于这一集体暴行的健忘,从而体现

了奥布莱恩所具有的历史关怀和对当代美国文化的批判精神的话,那么框架叙述层面中叙述者的建构过程则表明,因参与越战而导致的道义上的困惑和精神上的创伤对奥布莱恩曾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力图通过书写证明创伤之存在,从而走出创伤。

从该小说的叙事进程来看,创伤似乎具有感染力,使人物叙述者、主人公韦德与作家奥布莱恩的经历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混同。韦德的种种努力最终导致的结局是选举中大败,妻子失踪,自己也随同那条小船永远从湖面消失了。同样,叙述者长达四年的调查也没有任何结果:不论他以何种方式来披露美国公众对美莱惨案已经忘却这一事实,他最终只能承认自己“记不得太多,也没有什么感觉……不知道这些古老而破碎的记忆是不是来自别人的生活,不知道是从虚构的故事里看来的,还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此外,如同主人公韦德失去了深爱的妻子,真实作家奥布莱恩在重返美莱后也失去了他深爱的女友。《林中之湖》发表前夕,奥布莱恩在一篇自传性随笔《我内心深处的越南》中讲述了他重返越南的经历,还透露自己有自杀的念头。小说出版后不久,作者在多次访谈中都提到他在认真考虑要放弃写作。显然小说中的主人公韦德的悲剧性结局和叙述者的悲观论调,实际上是作者自身悲观情绪的投射,他们都是作者对其自身进行的某种程度上的再创造。这不仅体现了作者面对自身创伤性经历的态度,也表明了作者力图通过书写证明创伤之存在,以及凭借书写走出创伤的努力。

### 三、个人创伤的恢复:《恋爱中的汤姆卡特》

《林中之湖》出版后的第四年,奥布莱恩的《恋爱中的汤姆卡特》面世。小说中的主人公兼叙述者托马斯·齐柏林是一位有过越战经历的老兵,后来在明尼苏达州一所大学担任语言学教授。齐柏林主要讲述其结婚二十年的妻子劳拉·苏移情别恋,投入到塔帕一位商业巨亨的怀抱;于是离婚以后,他自己跟

踪前妻,力图实施系列报复。小说出版后批评界褒贬不一。批评的锋芒都是针对主人公齐柏林,一位自以为是、津津乐道自己风流趣事的病态性人物叙述者。一直对奥布莱恩创作持肯定态度的越战批评家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认为,与其成就卓越的前期作品比较,这可算是一部杂乱无章的爱情小说,尤其是人物叙述者齐柏林“不仅仅粗野,而且尤其令人讨厌……尽管他公开承认自己有说谎的倾向,但是你很难判断他何时是在说真话,何时是在给事实添油加醋,或何时仅仅是因他那妄想狂似的幻觉而在吹牛说大话”。(Kakutani:7)

事实上,制造出创伤化的人物叙述者齐柏林,这本身就是奥布莱恩的一种叙事策略。细读文本后我们可以发现,在齐柏林与真实创作者之间似乎也存在着不少共通之处。作品中通篇呈现出一些叙述话语,在确认齐柏林原来作为语言学教授身份的同时,似乎也暗示了奥布莱恩的作家身份。而在小说的结尾,这一暗示则变成了一种明示:齐柏林和罗伯特太太一起在坦帕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齐柏林说:

我有时候将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我查阅内心的字典。……偶尔,当灵感触发,我就会记下一两个回忆中的片段,或者为这本书添加一个生动的脚注。但是很多时候我都是在观察那浅绿色的海湾。(O'Brien, 1998:342)

最终我们发现齐柏林原来就是写作这部创伤叙事作品的作家,这样,作为我们所读到的这部个人生活经历的记录者或者编纂者,齐柏林实际上扮演的就是奥布莱恩的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家本人通过叙事作品的创作走出个人创伤的一个过程。齐柏林通过对自己过去经历的自嘲和反讽性叙述、通过向罗伯特太太求婚而超越了离婚和越战带来的创伤,而作者本人最终也通过创造出这一部喜剧性作品而从一直笼罩着他的各种创伤经历中得以复原,这一点可以通过对奥布莱恩的访谈加以证实。该作品面世以后,

奥布莱恩承认自己已经从前期所遭遇的创伤中恢复,这部书的创作是他最愉快的经历。他说:

幸运的是,当我着手写作这本书时,最开始几页就让我自己发笑,我就想:“哦!这就是看待已经过去了的事物的更好的方式。”我写得越多,就笑得越多,而我笑得越多,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就变得越好。这就是文学产生影响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不仅仅影响我们的鉴赏和思维能力,也影响我们的生活。它对我们的的心灵确实有所帮助,而且也能帮助我们治愈创伤。

#### 四、走出个人创伤的叙事:《七月,七月》

《七月,七月》是奥布莱恩的新作。小说主要讲述2002年7月7日,一群于1969年7月大学毕业的老同学来到芝加哥外达顿霍尔大学的体育馆参加他们毕业三十周年聚会。标题中两个七月的并置所反映的,正是这前后间隔了三十年的岁月。这部小说出版以来在批评界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不少评论者认为这是一部平淡无奇的作品,是以陈词滥调的方式对中年危机的概括。

与前述三部作品相比较,《七月,七月》既没有《林中之湖》里嵌套结构和框架结构安排所体现出来的复杂性,也没有像《他们携带之物品》和《恋爱中的汤姆卡特》中的叙述者那种明显的自我意识。当然,用作家本人的话说,“没有哪一部小说是相同的”。这部作品中的叙述者不再以“我”作为主人公或同一故事中的观察者的人物叙述模式进行讲述,而主要采用了一种全知的叙述策略,利用同学聚会这一极为平常的事件展现十位同学在过去三十年的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片段。这一始于2002年7月7日晚而终于7月9日凌晨的同学聚会,构成了一个主体框架,而穿插其中的十个人物的生活片段为这逝去的三十年勾勒出了一幅幅清晰的画面。从叙述方式来看,叙述者那种客观、冷静的讲述方式显然与真实作者已经走出个人创伤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关联,这可以从叙述者对于故事讲述之

力量和讲述对于创伤的治疗作用之强调中得到进一步证实。在十个人物的故事片断中,有的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讲述呈现出来,有的则是通过叙述者运用全知角度的叙述表达出来。作者似乎是想通过这一叙述声音的差异来证明叙事的潜力:只有那些相信自己、能够将自己以往可怕的经历讲述出来的人,才有可能创造一种新的叙述,重写他们的生活,从而有机会获得未来的幸福和快乐。这一点在两位女同学爱丽和勃莱特的叙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她们都是在通过向他人倾诉多年来一直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后,才最终摆脱了噩梦的纠缠,意识到“这是最好的方式。不再有秘密了。那可是一个巨大、巨大的开端。”(O'Brien, 2002: 318)总之,通过呈现这一群体中个人所经历的各种创伤和失败,奥布莱恩实际上也以间接的方式向读者证明叙述交流在创伤恢复中的重要性。

但选择全知叙述模式,并运用时间概念在不同的章节中交替呈现聚会者当下及以往的经历,作家实际上是力图通过全知、多角度的回顾性视角来捕捉一代人的不同生活片段,并以此表明他本人虽然摆脱了噩梦般的创伤的困扰,但战争的经历决定了他无法将其彻底抛开。这一点可以通过小说中另一位主要人物越战老兵大卫的叙事得到证实:在与十个人物经历相关的叙事中,唯独关于大卫的叙事是出现在小说的首尾两部分。这一安排的用意是明显的:以越南战争为起点,以大卫历时三十年的生活经历为背景,力图通过十个人的叙事来展现越战群体之精神概貌。作品中多数人物故事表明,《七月,七月》仍然是一部涉及到鬼魂、回忆和创伤的叙事作品,它所展现的也正是“美国创伤后文化”中的一个缩影。

从《他们携带之物品》、《林中之湖》到《恋爱中的汤姆卡特》,奥布莱恩首先直接表现越南战争的创伤,然后将个人创伤与民族暴力相并置,对当代美国文化中体现出来的健忘

症进行反思;作家以一种幽默、反讽的口吻对自己过去的创伤化状态进行自嘲,实际上反映了他力图通过写作走出越战创伤的心路历程。虽然在《七月,七月》中作者不再像前面三部作品一样运用人物叙述的方式来讲述个体创伤化的经历,但从作品中所呈现的众多人物的经历来看,它仍然属于一部涉及到死亡和回忆的集体创伤的叙事作品。在这些创伤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奥布莱恩并非简单地复制他在越南所经历的一切。他将自身作为创伤化经历的体验者、他人创伤的见证者以及虚构性文学作品的创造者这几种不同的身份糅合在一起,在记录自己和他人越南的经历的同时展现了其卓越的想象力,表现出一种历史、人文的关怀和文化的深度,由此形成了他那集见证、评论和想象性重构为一体的独特的创伤叙事,并进而证实文学叙事对走出创伤具有重大作用。□

#### 参考文献:

1. Beidler, Philip. *Rewriting America: Vietnam Authors in Their Generation*. Athens and London: U of Georgia P, 1991.
2. Caruth, Cathy.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1995.
3. -.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P, 1996.
4. Farrell, Kirby. *Post-Traumatic Culture; Injur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Nineties*.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P, 1998.
5. Forter, Greg. "Freud, Faulkner, Caruth: Trauma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Form." *Narrative*. 15 (2007).
6. Heberle, Mark. *A Trauma Artist; Tim O'Brien and the Fiction of Vietnam*. Iowa: U of Iowa P, 2001.
7. Herman, Judith.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8. Jason, Philip K, ed. *Fourteen Landing Zones; Approaches to Vietnam War Literature*. Iowa: U of Iowa P, 1991.
9. Jason, Philip K. *Acts and Shadows;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Literary Culture*. Bost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2.
10. Kakutani, Michiko. "Shell Shock on the Battlefields

of a Messy Love Life." *New York Times*. 9. 15, 1998.

11. -. "Slogging Surreally in the Vietnamese Jungle." *New York Times*. 3. 6, 1990.
12. -. "When the Magic of Youth Turns into Midlife Misery." *New York Times*. 10. 11, 2002.
13. Leys, Ruth. *Trauma; A Genealogy*. London: U of Chicago P, 2000.
14. Lindbloom, James. "The Heart Under Stress: Interview with Author Tim O'Brien." *Gadfly Magazine Interview*. 3. 10, 1999.
15. Macarthur, KathLeen Laura. "The Things We Carried: Trauma and Aesthetic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of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5.
16. O'Brien, Tim. "The Vietnam in M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0. 2, 1994.
17. -. "Tim O'Brien Interview." *South Carolina Review*. 31. 1, 1998.
18. -. *In the Lake of the Woods*. Boston: Houghton, 1994.
19. -. *July, July*. Boston: Houghton, 2002.
20. -. *The Things They Carried*. New York: Broadway, 1990.
21. -. *Tomcat in Love*. New York: Broadway, 1998.
22. Phelan, James.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A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P, 2005.
23. Ringnalda, Donald. *Fighting and Writing the Vietnam War*. Jackson, Mississippi: UP of Mississippi, 1994.
24. Shay, Jonathan. *Achilles in Vietnam; Combat Trauma and the Undoing of Character*. New York: Touchstone, 1994.
25. Tal, Kali. "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Pain; Vietnam War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a Literature of Trauma." *Fourteen Landing Zones*.
26. -. *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 of Trauma*.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6.
27. Whitehead, Anne. *Trauma Fi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4.
28. 柳晓等:《梯姆·奥布莱恩的创伤艺术——〈林中之湖〉的嵌套叙述和框架叙述评析》,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外语系,  
湖南 长沙 410074

**WANG Yahua A Study of "Theoretical Novel" and Its Influence on Postmodern Poetics** 45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 narratology various experimental novels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ir common feature of theoretical fictionalization. By categorizing different kinds of theoretical novels and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llustra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fiction, and to reveal the important academic and research values of the theoretical novel as well as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stmodern poetics.

**CHEN Shangzhen On the Editing of Wyatt's Poems in *Tottel's Miscellany*** 52

Tottel has been increasingly criticiz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for his revision of both the language and the form of Wyatt's poems in editing *Tottel's Miscellany*. Critics of today protest that the tension existing in Wyatt's rough and crude lines is lost in Tottel's edition. However, it may not be convincing to evaluate the work done in the past merely with the different taste of our time. The edition of *Tottel's Miscellany* should be judged by considering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LIU Ya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East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Ulysses*** 59

The paper analyses the imagination of the East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James Joyce's *Ulysses* and his other novels. Bloom's Jewish identity and his imagination of Middle East and Far East suggest the unique heroism of this modern Ulysses and Joyce's efforts to go beyond Euro-centrism. Meanwhile, Joyce's cultural values also provide a mirror of the other for us to reexamine our own identity construction.

**LIU Xiao A Study of Tim O'Brien's Works After the 1990s** 68

A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figure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Tim O'Brien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author of Vietnam experiences. However, the label of a Vietnam novelist has resulted in critical foci on his early works instead of the late ones. Based on the study of recent Tim O'Brien criticism, this paper, by relating O'Brien's Vietnam experiences to his writings after 1990s, aims to reveal the importance of narrative creation in the personal recovery of O'Brien's traumatic experiences, which further proves the great potential of literature in terms of its therapeutic functions.

**LIANG Yanli Eugenio Barba's Cross-Cultural Theatre Ideals** 75

Eugenio Barba founded Odin Teatr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Theatre Anthropology (ISTA) in order to explore his Eurasian-Theatre ideals from both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aspects. For this, he proposed a whole set of key concepts, such as "Barter", "Rituals", "Extra-daily Techniques", "Pro-expressivity", "the Presence" and "Recurring principles", all targeting at unraveling the anthropological nature of scenic behavior and establishing the Utopian cross-cultural theatrical practice.

**CADAVA, Eduardo Marx Before Literature** 83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explore Marx's relation to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e significance of Marx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and revolution, for literature, in its non-ontological and historical existence and as an action, suggests absolute freedom in which everything becomes possible, thus opening the undetermined futurity to the world to come and being possible to realize communism, the "community of literature".